制義叢話

制義叢話卷之二十

福州梁章鉅撰

余家自前明以來巾卷相承不絕直至先大父天池公凡十四傳皆有聲黌序間故河間紀文達師視學吾閩詢知家世特製書香世業扁旌吾門天池公自弱冠入泮宮即爲鼇峰書院都講與孟瓶菴師並馳文譽每月課兩人輒互冠其軍乃偃困於場屋五十餘年晚以得四叔父太常公 封典遂不復進取授徒凡百十輩皆能各自樹立所輯策學彙編爲舉業家枕秘書香堂筆記尚未脫稿所作制義極多盡爲門徒攜弃章鉅少嘗蒐葺稍聞緒論每以擺脫凡近力爭上流爲主後從從先資政公乞得一稿猶是昔年書院課藝有韓城王文端公評語蓋是時公視學吾閩天池公正出門下也因亟登於編題爲爲人君止於仁五段文云聖人之

止無非至善也蓋有善有不善則所謂善者猶未至也文王洵立極者哉且所謂聖人者豈必大異人哉即其所居之位得其所止之安聖人之所以盡倫而立極者如是而已文王之敬止於何見之尊親物我之間有定則焉而未悖其分則皆行乎得半之途倫類往來之際有精義焉而未適其宜遂有窮於所往之患夫文王亦惟是君臣父子國人之環以相待而已而何以各得其止乎謂聖人之德顯於難則文王之君臣難矣文王之父子國人亦可謂之難乎夫境有難易而所止不以難易而分難者輾轉以赴之易者亦從容以中之則亦各有其至當不易者矣謂聖人之遇際其盛文王之父子盛矣文王之君臣國人亦可謂之盛乎夫遇有盛衰而所止不以盛衰而異當其盛而道與之俱盛當其衰而道不與之俱衰則亦各有其粹然無媿者矣然則以文王之止而推文

王之心其迹自以爲無憾乎顧心雖無憾而迹則有方覺如文王之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已足以見精微之蘊然則以人之過而學文王之止其果能無一之不協乎顧豈不可期而理則可據豈如文王之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乃可以施推類之功文王之止於至善如此王文端公評云題非總發不能爲五止字現出頂上圓光於約與指點神情亦多未協局法之弛散猶後也然識力不足以濟之恐泛泛與蒙雜交識又不如分疏者之能踏實矣此作舉重若輕理精思密吐一切自包一切數百卷中惟此作具有先正典型若人選藝編行選集中亦上乘文字也

先伯父叶所公諱上[illegible]爲天池公長子亦困於諸生數十年每入鄉闈輒以掄元自命嘗謂吾邑長樂在前明解元會元不絕書而

本朝尚未見繼起之人有志者不可不自礪故所作文必削膚存液鍊氣歸神不屑稍涉時蹊雖屢躓不少挫朱悔崖先生嘗告人曰欒生每科輒不作第二人想吾恐其以諸生終其身也公聞之亦不以爲意生平精於易理著有易鑑微八卷存於家嘗講論家塾中子弟詩文書法皆其所指授制義多不留稿余因輯文話從向遺篋中搜得一首題爲所惡於右四句文云極所惡於左右亦愼所交而已夫左右亦猶之上下前後云耳故又必愼其所以交者而其義始備且自人之不能離物而獨立也於是乎與物相待之故每屢變而不窮而其所以相待之形亦愈約而可守如大學之總上下前後而切徵之左右是矣蓋上下者分之於勢者也乃一言左右必在上有左右在下亦有左右而所惡之念乃以近而益多矣前後者分之於序者也乃一言左右必前有前之左

右後亦有後之左右而所惡之情乃愈迫而難恃矣有如所惡之在於右也是在右者以所惡交於左也我正惡其如是而即如其所惡以施之我縱不知左之心亦豈不知我之心乎夫我者右之左也柰何以所惡於右者交於左也有如所惡之在於左也是在左者以所惡交於右也我正惡其相加而即移其所惡而用之我縱不爲右者計亦豈不能自爲計乎夫我者左之右也柰何以所惡於左者交於右也毋之哉密邇逼處之間其尙行之以恕乎夫庸情有以上而陵下者亦有以下而援上者而至於左右則已屬至平之分夫不平者尙有以平之豈於本平者顧可或失其平歟毋之哉耦俱無猜之際其尙通之以誠乎夫庸情有重其前而遺其後者亦有慮其後而輕其前者而至於左右則本處至均之勢夫未均者尙有以均之豈於已均者顧容不適其均歟況夫上下

以相懸爲體而左右則以相近爲體相近者不欲其相離惟以所懸範所交於以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而長短廣狹之形如一且前後以相次爲象而左右則以相別爲象相別者不欲其相瀆惟於所交謹所懸於以知不別爾我乃迪其正而均齊方正之量以周此之謂絜矩之道

乾隆閒吾鄉制義之工必推讀書社始大興朱文正師以閩中糧儲觀察蒞理鼇峰書院考拔時髦二十八人命聯爲一會授以讀書作文之法時吾家先資政公及三叔父岱巖公四叔父九山公及龔海峰林樾亭香海兄弟林暢園師諸老宿爲之領袖而讀書社之名至今不衰後數十年繼起者爲瀛社則趙穀士郭蘭溪林翰雲趙研樵慶章鑑塘春浦及余等凡十八人取登瀛洲之義而社名以立其聲光頗與讀書社後先相匹一日瀛社會課余偶以

他游事燈時始至欲卽辭歸而同人故扃閉之必使交卷題爲周
有大賚一句時已被酒斷不能搆思因記得先資政公有此題文
一字不遺遂錄稿付之寥寥短篇同人咸以爲率易姑不與辨是
會閱文者爲林長川先生閩縣亦讀書社中名手也一見擊節批
云刊落鉛華獨標偉論語語有一中字在內知非率爾操觚者旣
定爲首選復再三考究後知爲余文始默然蓋是文卽先資政公
在讀書社會課之作時長川先生亦在會似尚記憶遂不加深考
耳今謹錄原文以質觀者庶一洗率易之誚也文云反商政者重
善人而已夫惟大賚而善人是富斯其爲反商之政也此周之所
以王歟今夫一王之興豈必以市恩邀美名哉聖人無繼貨寶之
心天子有大錫予之制利在所因而典在所創如是而已吾茲繼
商而穆然於周之有天下也蓋受天下者必並受天下所有之物

擁於昔者復斬之於今非有天下者之所以爲體受天下者必施受天下所有之人因於前者復聽之於後尤非有天下者之所以爲心此周之賚所由來也此周之大賚所爲善人是富也且夫大賚有從賞功見者是卽興朝佐命之侶所爲其集厥勳者也而不但爾也海內忠臣義士於干戈大定之餘克自振拔者皆善人也爵以馭貴卽爲祿以馭富而天下有以諒其無他矣抑大賚有不從賞功見者是卽勝國放棄之遺所爲宜從優異者也而不徒然也田間僻陋時望治從會朝淸明之日發其幽光者皆善人也以道得民卽俾以富得民而天下有以諒其所主矣蓋我周以忠厚開國發先朝之藏因以彰先朝之過不忍也取所藏而反用之實取所藏而善用之承十數傳之澤遂以收一朝博濟之功而其用心爲已至我周以積累肇基希先朝之便以速揭本朝之德不敢也

因所便以厚其資實因所便以神其用俾數十載之供適以備一
王彰癉之具而其處物爲已精反商之政如此
先資政公登乾隆戊子鄉薦榜名上冶 後與四叔父九山公同居
京師時階平相公當國引爲同宗承命易名遂改今諱其戊子魁
縣選本尚仍初名也首藝題叨日子路行以告至至則行矣公文
春容大雅闈中已擬元數日揭曉前二日乃改置第五名後蒙主
司戈芥舟先生濤面諭曰君文有涵養有福澤本擬領解緣與翁
生比較簽藝稍短故讓元而得魁也今謹全錄原文如左云異其
人若急於告知其至者速於行焉夫明日之告在子路固不能自
已也然而反見之使丈人則旣行矣此所以爲隱者歟從來幽人
之意每在若近若遠之閒要惟賢者能識之亦惟聖人樂引之而
遐心莫挽者若預知夫識之引之者之不憚其煩故遠引焉以早

匿其跡然後歎山林成性其與動與人以可傳若其風斯終不與人以復覩也雖黍具而二子見意丈人將以邱園之趣味轉聖賢歷聘之心其所以款而待之者即欲引而親之也乎然而子路已心識之也久矣執轡切追隨之雅而車煩馬殆每多合道之未申然廁歷既少知心即萍水莫忘隆禮縱相逢在偶爾何弗以情親事近從容而陳永夕之歡無方勤左右之文而弟後師先久矢懷疑之欲證然折衷既竟其意亦遭逢樂志其奇況相遇在無端詎能以事過境遷緘默而忽前背之雅明日之告微夫子言即亦疑爲隱者也今夫隱者之意象必恬若油油其可即而隱者之性情必矯自落落其難親耽素性於林泉徜樂以邂逅殷勤子局外品評之目乃不意一夕言歡之際在丈人爲無心之與止在子路爲有意之與尋即所告而樂招之此子路之心亦即夫子之心也抱

孤芳於畎畝或不妨以煙霞痼疾任旁觀指目之卯乃當乎悉數以陳之餘在子路則相遇之非疏在夫子亦相須之甚切即所告而還喻之此夫子之心特非丈人之心也至則行矣不肅此反見之使也哉吾於是歎隱者遯世之堅而並歎隱者見幾之早山深林密之懷縱高蹈維殷亦何必周旋之悉絕乃悃忱所寄偏具一匪石莫轉之思故欲以行與子還行與子逝者別訂賞音於物外也其實則獨其人甚遠此固昔者所念未到此耳漱石枕流之素縱時清有待亦何妨情懷之相通乃識見所周偏具一不俟終日之意故欲以獨行質獨行踽踽者期永矢於勿諼也行乎其庭不見其人此在使者亦情不及料耳是知述其事而樂陳者局中之纏綣固猶是斯人吾與之心而知其來而先遯者世外之優游無非此理亂不知之意噫此其所以適成為隱者歟新科墨穎注

云位置安閒配搭工整得隨萬人三昧復能運事以增其華可為評隲允當矣

先資政公鄉薦後五試春官不售中閒充　咸安宮教習住京者三年與先三叔父岱嚴公四叔父九山公及龔海峰陳秋坪林春園其安樾亭香海諸先生按旬會課文成必歸紀文達師批閱以爲常蓋文達師督學吾閩公及諸先生並曾受業門下者課題皆文達師所命適有大吏閒包苴獲譴之事文達師拈仁者以財發身二句爲擬題公文獨冠其曹偶文達師語人曰若闈中果遇此題則梁某必捷矣文云今夫天地生是財則必有主是財而經理之者可知財固聽命於吾身斷未有以吾身而聽命於財者也然而此中輕重之權惟人之所乘取而得失利害之判相懸固已遠矣生財以大道而財足知此者其惟仁者乎夫仁者但取足於道

而不求足於財是生之也非發之也蓋生則日流日流則所被者周而上下灌輸無專擁一方之勢若夫擅羸餘於在我而彼此絕不相通將氣所獨鍾遂有日起有功之象焉所謂發也生則不息不息則力能持久而綿延既遠無一朝洋溢之形若夫益財殖於目前而朘削行於太迫將勢之驟長遂有頃刻立聚之觀焉所謂發也然而仁者之發不在財而在身也仁者之發其身創以其財發之也仁者以一身蹕萬幾之繁則宵旰焦勞自有所不能已然而得大道而操之則仁者之一身即為食貨農桑所仰託焉嘗擇普而天下以其身為挹注之原斟劑平而天下以其身為權衡之準蓋以億萬人而共擁仁者之財即以仁者一身而統億萬人之命彼貨殖之股盈莫能盈於此矣仁者以其身履朝廷之上即厚自貽損亦有所不敢儲然而舉大道而行之則仁者之一身已補

天地生成之缺憾焉嗜欲清而俯仰屈伸此身自協夫豫順和氣浹而康強逢吉此身更應夫休徵覽天下可以一日無財而不可一日無仁者之身彼積聚之豐亨莫能亨於此矣夫仁者非為發身而後出此此出而即此觀之仁者之所得多矣豈若不仁者之發財直以其身殉之耶吁謂滿則必傾多藏者之卒為身累此猶其後焉者也夫災祥禍福之機與財數之消長存亡相為倚伏而感召既速則當其發之之頃患氣已中其躬況夫冒險阻以貪苛贏聚怨毒以盈谿壑識者知害有所伏此子然者已不可一朝任勞觀方羣相側目而不知所還以相償者即彼之身也將謂聚而必散逆取者之難以身保此猶其後焉者也夫五行百產之精與生人之英靈智巧相為屈伸而憑藉既深則當其發之之時志氣已為所奪加之計較精而精神漸耗驕侈積而體魄潛移識者謂精

氣消亡此塊然者已不能終日在其人方自謗得計而不知所謂以相易者卽彼之身也此與以財發身者相去遠矣若事勢之所必然雖造物無以易其理天自施其雨露而蘖生倚庇獲同彌覺其尊地雖秘其精奇而攻取相尋山川或戕其性而況以人身之不仁行之不尤顯而易見者哉嗚乎理財者可以知所從矣文達師批云稱心而談浩如煙海而波瀾起伏一出天然此才眞可絕塵而奔又云妙於以我馭題仍是以題還題故稱佳構公在京所作時文最多而皆隨手散失僅存此篇乃手授章鉅者文達師手蹟猶存尤宜奉爲家寶矣

先叔父太常公中乾隆乙未會試第四名首藝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云商王日新之功與日俱永爲夫新不可閒也觀湯之日新日無窮而新不與之俱無窮哉且聖人作而萬物覩謂其大

德懋昭足以與天下更新也顧欲新天下要必先自一己爲窺其有盛之所圖乃知深宮祓濯固早有不息之金神運乎其際也吾於湯之盤銘得新道焉今夫新也者自其去故而名焉者也凡物最初者爲故而後起皆新乃有時愈後起而愈失其爲新者皇降之衷一塵不滓而或有所參於後遂致有所汙於前則知復厥靈明者不必有加於心也新焉而已凡物驟見者爲新而習見則故乃有時愈習見而愈不嫌其故者經天之曜亘古爲昭惟其無所改於常故能無所虞於變則知勤其澡雪者并不必有加於新也日新而已湯用是自勉也曰苟日新天下繼起者不難而始事爲難苟於旦明內省之餘勃然奮發其志氣不以故習爲可蹈而怠緩自安不以微玷爲無傷而因循弗去此一日也已往之汙從此盡未來之漸從此基矣然而因其所已有固易爲功而恃其所可

安恐難為繼惟是機之敗者引而長緒之絕者聯而屬新有異境而新之者無異心斯神明與日俱永焉曰日日新而猶懼其鮮終也氣閱久而易衰功踰時而加奮精神再振末路毋荒曰又日新則雖據成終之勢猶然操慮始之心矣此其自新也既合乎天亦盡乎人天道有常新之運而有以為誠之通更有以為誠之復不有復則新何由生矣日新又新所為協剛健之天行而勵其精也夫體仁資始乾元實足以統天則設誠以懋其修總使由亨而利而貞皆本乎一元之貫注而循環不已湯固得乎天之常新者以為新爾人性有本新之理而一日之暴者其時少十日之寒者其時多至於多而新幾乎息矣日新又新所為策日躋之聖敬而持其久也夫增高繼長學問自有其階觀則隨時以永其圖總使由少而壯而老遞完其生初之粹美而昭質無虧湯亦求乎人之本

新皆以爲新爾此自新之極即新民之極也聞此卷闈中已擬元數日公嘗自言風簷中覃精研思精神全在兩起比闈中亦極賞此兩比榜後此藝之膾炙人口乃過於元後庚戌會試首題爲皆自明也吳中石琢堂修撰仿其調作兩起比出比結句自明而已次比結句皆自明而已兩比機調一同亦擬元數日而改爲魁今兩家闈墨舉業者皆能誦之

太常公在京與讀書社諸老友會課作心不在焉節文最爲紀文達師所激賞其後二比云且所謂不在云者非必背而相馳也心之量具其全而散佚者僅留其半已聽其半之放蕩而不自知心之神守於一而馳騖者偏有所兼將幷所兼者亦浮游而不能入雖曰在之數居其多不在之數居其少然使具未形聲稍有留餘之奧竊即爲視聽食息尙多虧欠之官骸可知在身之爲蠹爲蠱

悉本在心之爲盈爲縮也夫固有視其所自取而如分相償者矣抑所謂不在云者非必流而不返也心有所牽於前而不覺其時之代易將方來者無主已失其因應之權心有所豫於後而不知其象之尙睽將當境者反忘已喪其靈明之宰雖曰在之時處其常不在之時處其偶然而視聽飲食不過偶投其閒隙而在耳目口體已爲大失其故常可知在心者偶有缺漏之時即在身者泄其綱維之漸也夫固有乘其不及檢而弊實叢生者矣文達師評云刊落浮詞精心獨運相其筆力直欲入木三分時戈仙舟先生源適在座同閱斯文曰梁生此作刻摯而出以明通不但進士即日可得其他年名位亦必顯達我以此文卜之矣

先叔父岱巖公諱上泰　九歲能文出筆輒驚其長老十一歲出應童子試時朱文正師以糧儲觀察兼攝福州府事集十邑童生而

扃試之以載華嶽而不重命題公首先繳卷中幅據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及周禮職方氏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平分華嶽爲二山文正師大加稱賞擢冠其軍踰年爲紀文達師試入縣庠十七歲遂登乙酉鄉薦文正師因命與郡城諸髦二十八人聯爲讀書社不數年社中人遂各有成立各得官職以去斯舉肇之也按近人有疑中庸爲長安人僞作者故出口即舉華山猶孔孟之信口即說泰山也使早讀吾叔文當關其口矣

岱嚴公於乾隆乙酉中式次題爲無惡於志後二比最爲謝金圃先生所賞公首藝本爲房考批斥金圃先生以三農生九穀試律拔其卷因閱悉其四書文以爲能窺阜羅之秘也其詞云且所謂惡者其端亦甚微耳去就取舍之大閑審之有素詎留吾心以隱憾之端乃終食之頃偶雜一念之瑕疵則惡之生也常伏於不覺

耳夫以惡之孔昭爲可忍此志不敢設以惡之潛伏爲可欺此志更不敢設也則內省之密無地可寬矣抑所謂惡者其來亦甚捷耳視聽言動之往來操之有方固選吾志以光明之槪乃日用之閒偶疎閑存於瞬息則惡之萌也又猝不及防耳夫姑留一幾微之惡此志不敢安自謂無幾微之惡此志更不敢安也而內省之嚴無時或忽矣

先伯兄虛白公諱際昌爲叶所公長子余初入塾師事焉十四歲入縣庠歷任學使者歲科試必冠軍爲蠡峰書院都講孟瓶菴師亦以第一人待之乃潦倒二十餘年始登秋榜三上公車不得一第兩與大挑亦不得一當所謂文章憎命達矣猶記陸耳山師錫熊觀風題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三句吾兄文最承賞識特錄之試牘中以爲多士矜式其文云且世之逞其臆見者

將以高遠之屬爲無可稽乎將以已然之跡爲不足憑乎抑知高遠可通於卑邇未然必驗於已然雖其所以爲高爲遠者迥非耳目之所能及而要不外乎已然之迹以施其推測之功而已矣如禹之行所無事豈非有故之可求而無所庸其鑿者哉吾於是知天下之大智者既俯可察於地理亦仰可觀於天文蒼蒼者其正色耶邈而企之誠無紀極矣三百六十度之間翕闢陰陽孰足窺其橐籥也況乎蒼旻昊上異其名炎鈞陽朱異其野雖談天之士各挾其井觀管測而究非擬議所能窮歷歷者何其絫耶遙而望之誠難悉數矣三垣十二次之中參伍錯綜孰克詳其躔度也況乎堯典星火中於午月令火星中於未雖日星之家羣思乎歷井捫參而實非肩睫所能繇甚矣天之高星辰之遠夫人而知之矣惟是物之卑近者或可言求而出於高遠者似未可以用吾求不

知既爲高則必有所以爲高之故既爲遠則必有所以爲遠之故蓋高遠者形也有形斯有迹即可步而占高遠者象也有象斯有數即可推而算是天與星辰未嘗不與人以可求之故特患人不知所以求之耳事之出於至變者甚難以其故求也若天與星辰則至變而有不變者存試思九重各與其運行而遲速疾徐必以宗動爲準七曜各殊其經緯而交斜表裏總以黃道爲歸往跡昭然何弗於不變之中而精其占驗歟事之出於無定者又難以其故求也若天與星辰則無定而有一定者在試思容成爲占天之始傳及保章馮相而愈得周詳渾天爲攷象之精核之宣夜周髀而乃無遊失成法具在何弗於一定之內而質其參稽歟耳山師評云熟於天官諸書故能言之鑿鑿有試文題爲身修而後家齊三句文云明德之用行新民之事具矣蓋身修則德明德明而后

可明明德於天下也又何疑於齊治平哉竊謂大學之序由格致誠正而至於自脩斯亦明德新民之相際者哉雖然明德與新民相際者也乃即新民之中亦未嘗無相待之故焉故曰序也今將曰明德以身脩為終新民以家齊為始是猶歧而二之也今將曰明德之終即新民之始身脩之纔即治平之全是又混而一之也則試即明新之際而更詳大學之序蓋學至身脩而無窮之望方自此起矣由身而推之則家矣斯世莫不為有家之人而舉世無敢信為家齊之人習焉不察者多也吾得正告之曰身脩而后家齊由家而推之則國矣上下所同赴者治國之名而古今所難副者國治之實漫焉相試者眾也吾得正告之曰家齊而后國治由國而推之則天下矣可一言而括者平天下之理不可一蹴而幾者天下平之功騖焉而冀效者咸也吾得正告之曰國治而后天

下平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證也史之紀帝儀也亦既稱克明峻德之實而覩之以睦族申之以平章極之於協和於變其所爲聚而措之者其序固如是也詩之敘王業也將欲訓于懷明德之原而根之於則友齊之於克君推之於奄有四方其所爲率而行之者其序亦如是也然則歧而二之者非序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此明新之理所爲一以貫之者也然則混而一之者尤非序也由一身以正朝廷由朝廷以正百官由百官以正萬民曾是大人之學而有不各致其功者哉耳山師評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此嘉隆正軌近人鮮能詣此然必謂知音易遇則非吾之所敢言也甚伯兄承叶所公庭訓所作制義亦託體甚高入學宗師爲吉渭厓先生夢熊時訓勉以少涉時趨以便進取此乾隆丁酉年事越十餘年而先

生復視闇學時以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二句題試士伯兄文云觀君子所以為言與行地者益知正名之為重矣蓋名之必言言之必行所難者必可言可行耳君子可不先正名哉若曰由今者知名不正之弊矣亦知正名之所裨匪淺乎夫先王所以立名固本慮於無弊者也則不必復言名正也第實揭其所屬名之者而為攷之君子固已操無所不正之原矣今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正名之說行則本末咸舉而終始相成焉何也名正而受正者固不僅在名之中且名正而各正者又遞赴乎名之實是以君子尙之也君子知非名不可以為攷乃名而不言猶無名矣夫德齒之術文告之頒我以為言皆將其言者所熟計其為名者也則安得不以名正言也君子知非言不足以定名乃言而不行猶無言矣夫措之國中施之境外我以為行皆奉而行者所

切指其爲言者也則安得不以言正行也蓋名之端繫於已而其理同乎人夫存乎已者此名期乎人者亦此名則固有言之而不怍者矣言之出發乎邇而其聲及乎遠夫守諸邇者此名準諸遠者亦此名則固有行之而無阻者矣夫世有不可言不可行而欲言之行之者矣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人之稱斯言也其謂之何人之稱斯行也其謂之何僥倖者終不可守君子所以審至當之經也世有必不可言必不可行而竟言之行之者矣然不端于始必窒于終如是其言也不如不言之愈也如是其行也不如不行之愈也擬誣者無以白明君子所以操不易之理也雖然君子豈有不知正名者哉夫言以命名而行以成之觀君子之不苟于言其亦無疑於君子之必正名夫伯兄於當堂呈卷先生閱之怫然曰吾初以汝爲不忘吾語今觀此文殆以前言爲戲乎此文出筆

甚輕而著題甚重淳古澹泊若在二百年前必遇賞音今日而必以此文爲敲門磚吾恐其以御走而求及前人無是事矣自是伯兄爲文始稍降格又數年甲寅始與余同登鄉薦云

同堂第三兄曼雲編修初名甯春榜捷後始改名運昌性孤介落落寡合與人交一語不相投卽拂衣起其視貴宦富翁蔑如也喜通藝事於醫卜星相堪輿之學靡不宣究又兼精篆隸旁及繪畫鐫刻日無暇晷而於舉業詩文輙不過以餘力爲之故場屋之文率多用散體先資政公常儆之曰散體不妨要須寓整於散乃爲利器耳吾兄於嘉慶己未會試首場卷已擯落朱文正師搜遺卷閱吾兄是故君子有大道節首藝前路無所可否直至後幅一段云由是觀之一得一失迥若循環非得卽失機無中立徒覘之民心之向背則繫著而志微徒驗之天命之去留亦藐遠而遺近書

言丕應徵志必審幾於惟動詩詠基命宥密必探本於厥心然則下鑒與情上通帝謂必返而商王備正君心矣批云寓單行於排偶發醇意爲商文想見風簷寸晷中手揮目送之概遂定入中額榜後接見猶述及之

同堂第四兄燡卿孝廉雲銳爲九山公長子與余同受業於鄭蘇年林暢園二師登乾隆乙卯科鄉薦是科首藝爲秉殷之輅二句題同號者率多組織輅冕故實吾兄文獨顧定爲邦章旨筆實顏子身分不失先正法程極爲本房師王南陔先生紹蘭所賞異其後二比云蓋禮制不相沿襲爲邦者道在有以承之時巡有大典則鑾輅應乎四時作覲有隆儀則冕弁彰乎元首回從克復歸仁之日以想先聖王經緯天地之精則因性以爲節文輅與冕其不易也制顯庸於至當自足賢後來考禮之心轉移隨乎運會爲邦

者道在有以持之檢身惟崇樸素廣其戒於峻宇雕牆朝廟樂乎文章增其華於山龍藻火同從禮文博約以還直探先聖王競業執中之治則稱時以爲損益略與冕其舉例也揆文質之至宜自足立百世華山之准評云此等題非難於藻采而難於精實似此慘淡經營自是天下驚筆非復人間宮羽後吾兄公車至京以硃卷呈紀文達師師嘗舉以告人曰今日外省之同考官能薦此文亦難能可貴者矣既知本房爲王南陔先生乃憬然曰真匠眼力固自不同

澤卿兄熟於三禮自九齡已能背誦周禮全部俯長卽喜作考訂文字復能以明快之筆出之其鄉闈第三題爲廛無夫里之布兄文如分水犀直可當注疏讀其詞曰廛與田並授遂人所掌夫一廛田百畝是也而量其輸將因視近郊遠郊甸稍之分同征其稅

入廛與宅並賦載師所職園廛二十而一是也而準其貢賦實與
紋布總布質布之入並隸於正供是蓋有廛布爲古之制也而今
之治廛則不然矣意以古者民有常業今則轉徙無常而巧於避
稅故力役之征於田取之不如於廛取之於是乎有夫布古者受
地有制今則豪强兼并而難以考稽故絲枲之貢於民計之不若
於田計之於是乎有里布而豈知夫布里布先王固非責之廛也
哉原夫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而各司其職者本貢賦之有經猶至
轉移執事但歲食其租之入而未輸其畝之賦於是先王取之以
夫布蓋以有田者則賦其粟無田而食其田之入者則賦其泉所
以示大公也乃今不責之於不受廛之人而責之於受廛之人是
以一廛而當二稅也而廛者病矣司徒以疆予任庶甿而計口而
授者固井牧之有制若夫世家豪侈坐擁夫沃衍膏腴之地復斥

爲陂池臺榭之觀於是先王罰之以里布蓋使任地而地無遺利而後居民而民無曠土所以重本計也乃今不責之不毛之廛而責之無可毛之廛是以一廛而賦兼廛也而廛者愈困矣爲今之計宜下一令曰爾民自廛布以外其免爾夫布即令有之亦出自不受廛之入閭師掌之不於廛人掌之也而宅爾宅者悉與以手足之寬又下一令曰爾民自廛布以外其捐爾里布即令有之亦賦自有廛而棄其廛者載師職之不以廛人職之也而與爾居者何至來杼軸之怨吾意自此以往國之內布不加少而民且加多也王南陔先生評云貫串禮經而復以精妙之詞達之直使任鈞臺先生作不得專美於前

同堂第十弟蘭笙廣文雲楣詩文書法並工實足以騰聲翰苑而憐倒司鐸至今不得以進士出身尤爲可惜何文安公被擯於嘉

慶己卯典閩試最賞蘭笙闈藝於第三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三句文尤稱不容口其後一比云或謂外服地多世守斯授祿可定爲常經若王朝黜陟靡常豈能使分土維三一拘成法乎不知惟受地之有常而後恩施無虞偏倚也故創其地規之視侯者得田三萬二千畝視伯者得田二萬四千畝視子男者得田一萬六千畝俾其紫叨天庾借河山帶礪以長存而愷澤宏敷乃得普臣工而拜詔德詔功之賜或謂列國責重屏藩斯受祿當從其優渥若內臣贊襄朝夕豈容使大都耦國逼處近畿乎不知惟受地之相等而後法制始足相維也故卽所受計之卿之祿可食一千八百八十人大夫之祿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元士之祿可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俾其翊衛神京與敵愾勤王而班重而法宮高拱乃以統中外而覲使臂使指之聯評云五經紛綸名通博麗所謂不朽

盛事潤色鴻業於斯可見

制義叢話卷之二十

制義叢話卷之二十一

福州梁章鉅撰

副憲陸耳山先生錫熊督閩學時余年方髫齡一日天甫黎明伯兄旅白公敲門來促余起曰可速料理往考書院昨已為汝買卷矣余尚不知考試為何事與於先資政公匆匆橐筆出門至學署適點余名是日生童合有千人先生見余年幼飭令在堂上公案旁侍坐公案高與余肩平先生換高椅襯以椅墊三重手授題紙為堯舜帥天下以仁余中比起處云且夫帥天下以仁與帥天下為仁不同對比云且夫帥天下以仁與以仁帥天下又不同先生閱之頗喜且加獎勵逾日招覆凡童生與覆者十人余亦與焉是日均在後堂列坐題為樂以忘憂余文末二比云夫綜平生之閱歷覺憂豈盡出於無端乃有樂以為之主第覺樂中之旨趣方且相

引於無窮相尋之不暇則非無憂而實可以忘憂也且與斯世相周旋憂豈能因以斷絕乃無憂所不敢言第覺樂能握其機權使之爽然而若遺淡然而自遠則非樂而忘憂而實樂以忘憂也先生閱而笑曰似此筆路可保前藝非出倩代矣與日遂以第五名送入鼇峰書院余之受知於耳山先生實自此始受教孟瓶菴師語余曰我入書院年亦十三考題亦係堯舜帥天下以仁一句可謂小衣鉢矣時先資政公索閱前後兩稿略爲首肯既乃復誡之曰此等筆路固於小考爲宜然實我所不喜我謂文字須博大昌明而進境要涵蘊精若但學一挑半剔以爽利爲工吾恐其走入項水心一派耳余謹服膺斯訓至今不敢忘

余以十五歲出應長樂縣試縣大夫漢軍王古原先生（佑刻）以第二名送府府以八百名外送院被黜次年科考復應縣試余世居

會垣赴縣必趁海潮往返百里始達適聞信已遲又爲風潮阻礙至縣城正值第三次招覆叩門求補考古原先生順從其請至當堂斥之曰我前次以第二名送省何負於汝乃鬧以枯淡之文被黜夫稚齡而好爲枯淡之文舉業而不諳揣摩之術赴試而又蹈後至之愆不如其已矣今姑試汝以本場之題若再以枯淡之文進我必立扣汝名斷不送府也題爲子適衛一節時晷已加申同考者皆爲余惴惴余默揣曰不過多費臙脂書牡丹耳提筆一揮迨騰淸尙未踰酉刻古原先生閲之大喜曰我固知君之能辨此也時交卷者已十之八九即將定榜次矣先生獨留余晚餐飭觀寫榜並問禮房書吏曰去年第一二名並不利可速查歷屆縣試前十名以何名爲利吏對曰歷屆第六名無不入泮者先生遂飭將余名置第六送府府亦以第六送院是年遂以第一名入縣庠

學使者爲故通政使吉渭崖師夢熊也後先貞政公知其事索前稿閱之曰此文一篇搆成顛傷粗獷然在童子試中卻是一段佳話仍應存此文於家塾俾後人知舉業文不厭趨時且誌縣大夫拔成之雅意也今將原稿附錄於此文云昔我夫子周流列邦獨三至衛觀其初至在定公之十四年其再至三至在哀公之三年六年傳論所紀前後不可考若乃情懷以晤對而深氣象以覼觀而舊則嘗即衛靈公三十八年之初而觀師若第一車兩馬之際其爲夫子之初適衛乎今夫衛固何如國哉即衛之疆域而論其在西境與晉接者爲南陽其在東境與齊接者爲莘羊角以北極於幽燕楚邱以南錯乎曹宋且也談扼塞則澶淵當大河之脊侈形勢則馬陵爲津要之區幅員廣則生聚易謀斯固聖賢所樂爲藉手者也即衛之國勢而論七傳至頃王而變爲侯十五傳至懿

公而故土捐斂盂與楚則悉索其賦郵澤背晉則屢勍於兵凡也
林父出君而君臣之義斷出公拒父而父子之恩絕綱紀蕩則邑
桑離獘此又聖賢所愍然傷心者也今夫乘瓜而御輛枓按轡而
稽戶口此王者之政當官之責也使以夫子而得行其志則再有
亦得試其才三年足民之略有乘爲宰之獻舉而措之而已胡爲
乎顛頓方般而轍環終老僅以庶哉一歎堪乃羿哉以民數之靡
常也其衰也宜扶其盛也尤宜保慨自廬漕遷狄以來殘於鋒鏑
者半疲於徭役者又半流離瑣尾欲請命而無從將有不勝下車
之泣者矣茲何幸熙熙攘攘者猶如此其殷盛也五男三女既擅
冀北之饒三女二男更合兗東之盛斯固康叔武公留遺之澤未
盡淪亡者也宜何如康乂也哉以民生之易匱也其寡也可患其
多也尤可危慨自曹漕構師而後中牟之敗去其一河內之侵又

去其一凋瘵瘡痍痌河清之難俟將有不勝攬轡之傷者矣玆何幸林林總總者猶如此其非昌也廣司書之錄不數遐民七百三十人第天府之登豈僅萃市三百三十乘斯固涵濡勸學再造之功不容盡泯者也宜何如珍護也哉

余應童子試凡三次第一次題硜硜然以貪用孟子釋文悻悻字爲校閱者所抹第二次題朱張又以用釋文依張字破擯先資政公屢訓誡之第三次題管氏有三歸題紙甫下是日監場厲文爲王恪亭先生孫恭余戚也私來告余曰頃聞宗師言此題舊說極多不知場中有能舉其一二者否子其勉之適余於此句先已考究遂略加翦裁成一短藝以進揭曉乃冠其軍乾隆間吾鄉風氣凡大小試冠軍之作必刻試草以貽觀者如鄉會試硃卷之例余文已梓行坊間並有刻入試牘者今倏忽數十年不但梨棗無存

即欲索舊時片紙不可得惟中删四小比尚略可記憶因亟錄之文云夫三歸之名何以稱也嘗聞齊人之言曰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然則三歸之爲臺名也審矣惟是三歸之義又何所取也嘗考齊國之書曰桓公賞管氏以三歸俾澤及子孫然則臺名之本於地名也又審矣乃或者曰三歸者言算術也洲肩深於少廣不難爲九仞之宗彷爽塏於公家豈但容五僻之衆管氏蓋本駢邑之雄心以力爲經營之計工畢而名卽隨之未可知也或者又曰三歸者娶三姓也如衛宣之娶齊女而先築新臺比魯莊之娶孟任而先臨黨氏管氏蓋遅女閭之私衒以廣爲聲色之娛事成而名若揭之未可知也吉渭厓師批曰第一比本說苑第二比本晏子春秋第三比本仁山金氏說第四比本包氏注不料風簷寸晷中乃得此極有根據之文

乾隆甲寅吾閩鄉試首題賢者識其大者三句次題郊社之禮三題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余甫出場先資政公即向索文稿余以首藝進公曰平平復索次藝余悉稿不敢呈固索之乃以實對曰場中力實不支次藝竟以兩扇格塞責錄公先有科舉文字不宜作兩大扇之論也公笑曰此真所謂膠柱鼓瑟矣吾所謂不宜用兩扇者專指首藝言之恐衡校者不喜此格即並其餘擯之耳若次藝三藝則不在此禁況單句題而能以兩扇格行之尤見力量乎因以次三藝稿並進公乃專目此皆謂勝首藝甚可望中榜後謁程蘭翹 昌期 關吾軒 槐 二師極承獎勵並奉程師諭曰君次藝三藝皆是可傳之作非學有根柢者不能辦惜首藝稍平故不入魁選然吾嘗與吾軒同年言讀此生次藝他年可望登著作之庭讀此生三藝他年必當綏寘防之任君其勉之乎余唯唯受

之不知所措也後由詞館改儀曹入直樞機出爲行水觀察因憶數十年前過庭之訓詞館門之期許不禁泫然茲從兄姪搜得傳時硃卷附錄亥三兩藝於左雖敝門之譏乃吾家故實也郊社之禮題云今夫凡人之孝及於父祖而止者其禮爲有所限耳王者以父天母地之身而不能推前人之心使獨作通於上下則其量爲已狹而其典固弗備乃觀於我周其禮固有緣述孝而推之者則如郊社是郊之說也因行于郊而謂之郊顧周之初何嘗有郊也豐程作邑之歲所祭者不過境內名山耳卽云武成大告柴望肇行其禮猶未備也武周念之矣吾非是天之子而妄議及於郊非禮也吾旣爲是天之子而弗議及於郊亦非禮也顧竊有疑焉者一歲之祀爲數舉而龍見而雩啟蟄而祈何獨限之以其候天神之尊爲一類而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何獨判之以其區此可知

類於郊者雖附於郊不得與斯禮爲一例也且郊必有配而誦思文之詩知配以稷然重在郊不重在稷考明堂之典知配以文然重在郊不重在文者非無故也夫東遷以來郊之禮何嘗不舉於列國魯僭之郊也尸以董伯而近僭秦之郊也立以五畤而近誣而豈若武周之郊其禮爲無憾者哉社之說也神地之道故名以社顧周之初何足言社也西岐侯服之年所立者不過邑中冢土耳他若洛邑新營社於新邑其禮爲偶舉也武周權之矣吾未享有九州之泰而遽議及於社非禮也吾既享有九州之泰而弗議及於社亦非禮也顧猶有疑焉者地祇之祀當一例而祭於坎壇旅於四望不其在夏至之時者今之祭有與宜而配以有邰配以何能何別以神州之號此可知類於社者雖附於社不得與斯禮爲統同也且社以云報而附北不必合祭方望自有其位是謂天

別乎地無成於以代終先妣不必議配是謂陰統於陽者非僭故也夫論稷姓之側社之立何嘗不偏於上下顯濟之社也觀民因以乘興衍之社也伐鼓至於失常而豈知武周之社其意有獨深者哉本房師吳盧谷先生潛原評云體大思精而大力盤旋全爲吸起下句是謂藏不妄抒言皆有要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題云今夫後世之大人治人上古之大人治天地堯之時天地之害莫大於洪水而洪水之害莫切於帝都有大人出相其所先權其所急西北之水平天下之害已減其半偉哉禹之治水乎水之源起於西北西北不一水而河爲大附河者亦不一水而濟漯爲大無以順河與濟漯之流而水不治順河與濟漯之流而無以爲歸宿之區而水猶不治則當統水之大勢觀之而知河之不易治也河自崑崙積石以下千里一曲其來遠矣然有高山以東之勢

雖強而未肆則至踰底柱而過孟津而嵩華諸山東南羅列亦不至決而四潰也迨越中州而東則歷三門七津之流恐以青齊一區承其徼合塞外中華之水獨以大陸一面當其衝兼以千里曳地脈疏衍復無大澤巨浸以蓄其流則全兗之區民幾何不爲魚鼈也禹即河而疏之與徒駭以南爲津以扎其川蓋有九焉其多爲分派也先以殺其洶湧之威其統以逆河也益以收其刷滌之效蓋自是而河治矣雖然河治而不偕有附河以爲患者乎夫河之經於王屋也中流而已與濟交其䟽爲二渠也支分而復與漯會擠漯不治則河仍不治也蓋濟之源始出自沇而繼溢爲滎其性之清而勁者乃貫河而獨行焉惟入滎之後溢以爲導流出者恐還其順下之性大野以爲瀦勁疾者轉挽爲潆洄之勢而三伏三見始安其故道而無虞漯之源出自武陽而歷乎千乘其性之

暨而瀹者每距河以相爭禹惟瀹之由宿胥而與河會實偕濟河以俱流繇高唐而與濟通不藉濟源之或絕而爲合爲分胥見其貼然而不亂蓋自是而河與濟漯不皆注海乎夫海之量百川競赴而茹納有餘自有禹之治而濱墟之浩瀚河由碣石以入濟則會汶以入漯則隨河以入而強幹弱支胥安流於川后奠之境三

而距河而懷襄最警自有禹之治而九州之輸納沿淮可以入濟浮濟可以至漯由漯可以達河而梯航鱗匯悉上貢乎神京此禹之勞心也然而未已也木房師原評云綱領既挈而復脈絡分明博通淹雅兼有桑經酈注之長

嘉慶初吾鄉士人尚沿乾隆中葉風氣作字必用館閣體以方整濃厚爲貴作時文亦爭求興高采烈不拘拘於理法之關維時有處處顏多寶家家李石臺之誚其臨池家摹歐陽信本舉業家學

方望溪寶自余唱其端風氣爲之一變迨後數年余亦輾轉趨時漸失故步不但字體屢更幾於每況愈下而昔日時文稿亦漸散失舊調亦不能復彈矣道光初陳臬山左適故人林翰雲同年以公車報罷過濟南余款留之署齋偶與絮談舊事翰雲出文稿一本示余且曰足下從前學方望溪文字具在此中余於無意中忽逢故物爲之驚喜急付兒輩錄副存之自維學望溪幷不能得其形似然爾時才力心思所注頗爲師友所許可亦不忍竟付之飄風也因擇抄數篇附刻於此如詩可以興四句題云且夫詩之益人固無所不至哉而其本則在於正性情而已顧其開相感之端有使人一覽而自得者有使人歷久而後化者初不必日取斯人之性情而正之也蓋納諸其至足之理而貺人以歷試之方而其益人固已多矣小子而可以不學詩乎夫詩之理非一端所能竟而

其益人於性情間者則可爲小子正告焉凡人之材之相遠也或蔽於所拘而智力不足以自發或囿於所溺而志氣不能以自強則有頑然而不能興者乃覩之詩而若或啟之矣其所旅進懺戢不啻道我以所順而阻我以所逆夫我心之順逆豈能盡與是非相準乃一自學詩以後覺在在皆自激而有餘則惟詩之實有以激之也夫人無論賢否其心知皆爲理義所不遏而況特相感之原者其道固有不爽者哉蓋可以興如是也凡人之識之難齊也或昧於所施而狃於鮮據或暗於所守而去就未精則有茫然而無所用其識者乃觀之詩而若或導之矣其所雍容揄揚不啻餉我以所得而警我以所失夫我身之得失豈必盡與載籍相符乃一自學詩之餘覺在在皆內證而不謬則惟詩之實有以相證也夫人不必聖賢其識見每由閱歷而愈定而況備曠觀之本者其

理固已無遁者哉蓋可以觀又如是也若夫凡人之身其不能離物而獨處也則有羣焉乃或意氣過矜而德不足以養性和易太甚而禮不足以飭身則當其羣也已失其所以羣之道矣及求之詩而若貽其則焉其所詠歎淫泆者悠然其可思而復肅然其可守則不以文義奪其衆止者卽不以和樂弛其精明夫物我往來之地動遵其則而理爲之虛乃自學詩而覺詩之與我相範者固早神其用也蓋可以羣又如是也凡人之境不能所遭之皆順也則有怨焉乃或過於自信而理不足以平心急於自明而志不足以守氣則當其怨也已濫其所以怨之本矣及求之詩而若錫之極焉其所纏綿悱惻者本不忍言之隱而發爲不容已之誠則於悲憤而猶留忠厚之思者卽以溫柔而撫其徑直之氣夫性近流露之餘少過其分而理爲之繩乃自學詩而覺詩之與我相檢者

固早裕其原也蓋可以恕又如是也又由也好勇過我二句題云

且聖人者以行道爲心者也顧其所以行道者則固有義存焉道行而義明卽道不行而亦未嘗無義以處之要不失其行道之心而已有如浮海從我一歎而子路喜之子路殆亦未知聖人之心者也且子路之喜殆亦未適於聖人之義者也故夫子正之曰由也亦嘗卽己之所有餘以審己之所不足哉凡人之情之不能相忍也其始每迫於無如何而後乃拂然而不顧故夫去之而不待再計決者皆其熟籌之而乃毅然自斷者也凡人之情之極而忽變也其先皆緣於不得已而後乃以激而愈堅故夫一往而無復有餘情者乃其深苦之而乃忍而自割者也若是者不可謂之非勇也今以我之心而度由之心由之好勇則過我矣雖然天下事理之所在有可以善用其勇而不至過激者不甚賴乎人之知所

取材哉蓋天下相待之故雖不可以驟致而其理則不容以終虛所謂取材者惟權以理者也兩間無可逃之責不能逃之於昔豈能逃之於今卽至險阻艱難之際無所用其補救之方人或謂此念之可捐而不知其事之靡有底者皆其理之有可待者也使其無所取材而又何能以相待耶民物相屬之原其理固盡人而皆知而其事則非其人而莫舉所謂取材者又不遺乎事者也斯世不容緩之圖始以為不可緩今豈以為可緩卽至事窮勢極之餘未息其鞠躬之瘁人幾疑其用情之已過而不知其極乎事之量者乃適以得乎理之中者也使其無所取材而又焉得此適中耶然則學者出處之機由蓋未之審也夫潔身之舉豈真吾黨之所甘乃自由觀之一若舍此而別無快心之境也斷然者直行其志而恝然者不顧其安由其何以為心哉且君子精義之學由更未

之知也夫肥遯之風原非聖賢之所尚乃自由觀之一若卽此而足爲齬衙之屈也剛斷可以振凡庸而經權不足以合常變由其尚知所進哉夫子之以義正子路也如此雖然聖賢之心豈得已哉記得鄭蘇年師批語云此等文字理精氣醇於桐城一方甚有得力處林翰雲日前作得望溪之理後作得望溪之神自足下逼籍後吾鄉士大夫於此調不彈久矣

嘉慶丙辰余由公車報罷回里值錢賢夫太守觀風吾郡以端章甫命題余旣爲親友中生童各成一藝但取典贍風華取悅時眼而已繼思此乃直典題而合郡紙一講考據者豈不減色因自拈一藝歸與人卷繳進數日後揭榜則生童兩首名皆余所代作者太守以與人卷鄭重特屬王南陔先生紹蘭覆閱時外間已探知余文爲前夜閱者以糾纏不清四字批斥先生姑重復取視乃大

龤曰近時研經雖其人讀儀禮者尤少此文擷三禮之精義如數家珍何得草草閱過乃拔冠其軍榜出知好彖衆索觀原稿倘咎學殆半也今姑存其次以見當日用功之概文云且吾儒澤躬黼雅則凡附在吾身者皆知而愼之誠有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者而況朝廟之間禮樂之地尤非可苟焉已也茲乃因宗廟會同而計及之矣嘗考之禮天子元端而朝日諸侯元端以祭此元端之名所自始也而司服所掌諸侯視朝之服與士冠禮所謂朝服說者又以元端當之然則君臣之間將均此朝服乎且考諸禮於階堂朝服與元端異受祀燕居於朝夕元端又與深衣同稱似又別有所謂端而於禮爲稍殺者則何也或者遂謂衣不嫌同而冠實彰別冠莫貴於冕故惟元端而冕者斯於尊所謂武王端冕而受丹書魏侯端冕而聽古樂者可援也若夫元端而章甫則考之古

若士冠禮之擯者贊者猶皆用之若同此端而所以配夫端者各異故貴賤有等也冕是則章甫固元冠也而司服之文所以元端爲齊服玉藻所紀又以齊冠爲元冠且士與諸侯共之是則元端之冠服皆同而上下依然無別也又何以故乃考禮者又曰凡五冕之色皆以元而齊服之幅皆用正故古有以冕服而亦稱元端至於元衣元冠謂之元端所謂端委者是也不知言端委可概以元端言端章甫則不得竟當以端委試觀士冠禮所載惟主人端而委貌使非有別於端而章甫者何以經云主人元端又云擯者元端不曰如主人服乎何以經云賓如主人服又云贊者元端不曰如賓服乎若夫司服之齊服玉藻之齊冠則所謂衣同而別之以冠冠同而別之以纓者固無妨乎端章甫之各有所稱云爾抑又聞之端者正也布之幅二尺二寸而端如之所謂直正而方義

也而章者明也又所以表明丈夫也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其辭近是乃或以緇衣爲端緇布冠爲章甫辯論七入爲緇六入爲元固不可以强同而彼用之始冠既冠而敝之者要豈章甫之謂哉夫朝廟文明之象半於衣冠之際留之禮樂莊敬之心每於服物之閒襟之餘不敝小相之班亦求其稱而已而豈曰能之也乎郭鄙說曰中間只是考究制度毫末黏著本身故繁贅許語不爲侵下也

嘉慶丁巳戊午間余與齊北瀛鄭芸汀許蔭坪同在鄭蘇年師館中課文蘇年師見余端章甫文而喜曰吾不料汝何能留心經學此後當守此弊俗也以此每課多出典實題將北瀛專講機法芸汀喜騁議論蔭坪則受學尤王派惟余因吾師獎勵之語極力以數典爲事其實亦不過餖飣之功也一日作俎豆之事題中二比

云昔先王以隆禮洽幽明而徂之陳也必謹殷之横距同於夏而
其足則與三代異周之下跗異於古而其足則與虞夏同夫亦協
創制之顯庸矣顧讀禮經而猶有疑焉者主婦主人各專横綱司
馬司士同列羊湆衡以以奇應陽之說似其義亦錯出而難通然
列而陳之則必協其宜散而用之則不妨互異誠使嚴恭之意有
貫於全烝半體之中者而凡殺不薦於神尸脇不升於吉祭其不
敢少有紊亂者皆可推也昔先王以多品將孝享而豆之為用益
詳或薦菹醢而或盛大羹祭亦有瓦豆之號或宜溼物而或宜乾
物籩亦得竹豆之稱夫亦極名物之昭晰矣顧讀禮經而亦有疑
焉者禮器所載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掌客所載侯伯之豆三十有
二雖以以多為貴之文似其禮或游移而無據然用數陳數各殊
其例則或增或減互見其文誠使愛敬之忱有餘於朝事饋食之

際者而凡有加數以示優尊有奇數以隆尙爵其更錫類於燕享者又可推也又一日作邦畿千里兩句題中二比云無論砥石未安商邱又徙上世遷居靡定幾莫安侯服之常顧讀勝哉自亳之文而西亳北亳屢徙而僅存其名讀於今五邦之文而遷庇遷奄合計而益增其數六七王以上已不勝蕩析離居而卒也有衆之綏不闢舍此而他適焉所以九有之封疆詳於爾雅而燕曰幽齊曰營上可參乎禹貢靑人徐并入冀下可證乎職方蓋邦畿既定而所止即與邦畿爲附麗有如是矣無論四都河北三都河南當年國步多艱幾莫指樂郊之適顧由穀熟而偃師而帝嚳之墟可通於書之盤沃歷耿嚻而殷邑而北蒙之境可通於詩之景山數百里之閒亦幾費經營擘造而卒也有截其所不開背此而分馳焉所以四方之獻令須自阿衡而二百餘年之紀貢託始於氏羌

七十六國之威賓中興於太伐崇邦繼撫定而所止則隨邦設爲轉移有如斯矣蘇年師每私語館中學侶曰陸林此等文必有從園冊子爲藍本汝等何不詰之余笑曰不過日來讀秦氏五禮通考略有所得耳師爲翻然告學侶曰似此豈不吾願汝等皆引以爲法也

嘉慶初余與萬虞臣同在芝之耐舟課每課文出必令他手代書請里中老宿批閱虞臣每首選而余次之如是者年餘惟有兩課一爲太甲曰顧何題一爲囂之乘三句題則余首選而虞臣次之同人亦翕然無異詞當課文初成時余獨有俯視虞臣之意虞臣亦私語同人曰此課文出吾林斷不屈吾後也古人言得失寸心知信有之乎今備錄兩文以存當日情事非敢與虞臣抗衡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題云傳若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亦惟此

心之常存而已心不可見實之於家而其分始親彖無所遯極之所尊而其理愈近古人固又明明告我矣不可讀太甲而得之乎太甲一書多致儆之詞顧人之相儆不如己之自儆舉少縱卽逝之境引而課之於一身則人不如天而已獨喻也太甲三篇爲言誠之始顧諟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舉真實无妄之原亦既判然爲賦畀則天無權而人有權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良足述也凡物必先有取之者而後與者之名以立秉彝之懿授於無漸而受者反落實而不親是名爲天命而彼固未嘗以爲命也出天而對之爲命對聲臭之俱泯者惟湯實以儆而生其儆則有所觸而悅遇其新時與偽習而如逆其故蓋天之命本公而湯若或私之矣凡物必灼見其當取也而後與者之意不虛於矜學之精在天昭然而在人反浮游而無據是名爲天之明命而彼固未見其爲明也

由命而揭之曰明將形迹所不居者惟湯實以顧而定其處據之於心而常惺不昧體之於事而得主不迷若天之命甚傳而湯若或親之矣是知湯之德不可形而湯之顧則可據書若曰人之所不顧者而湯獨顧之卻聖狂由此分途矣且湯之顧不可見而天之命則常新書若曰人之所當其顧者而湯先爾之知性反不妨殊致矣然而古之明明德者固不但已也游彤卣先生評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以此關發經傳衍屆式悍振靡又晉之乘三句題云且管瞻觀乎得失之林治亂之故而知紀載之不可以已也雖然執一國之書以繫天下之治亂則鄭合天下之書以紀一時之得失則備聖人終為其所難故要其成而傳世別有專家列邦各存其所備故原其始而立名不必相襲蓋著作之故固亦有開而必先者也春秋紀前以存王迹者也若之古者紀載通冊

春秋春秋之作夫豈無所昉哉其爲列國之散見歟抑非古府之所習則晉有春秋觀中叔時之所教則楚有春秋固不但夏商春秋百國春秋之信而有徵也其爲我魯之舊制歟讀經解之所陳春秋已著屬詞之教考韓宣之來聘春秋且與易象同觀又不待未修春秋已修春秋之明而後辨也然則居今日而論春秋則春秋誠萬世之書原情而言春秋則晉楚與魯皆得同有春秋之實乃或曰乘或曰檮杌一若春秋之名獨私之魯者抑又何哉今夫讀其書者必先論其世也覽其迹者必博稽其變也慨自東遷而後天下之大勢在晉晉之國不分則秦之關不開秦之關不開則周之衰可守蓋至文侯誥誡之語上繼乎書君子有以窺其微矣撫斯乘也不謂之王迹所關不可也且陵夷以來天下之大患又在楚一楚之力足以叛齊諸侯而合齊諸侯之兵不足以當一

嗟試觀天王論號之無褒為巳有君子有以識其心矣撫斯檮杌也不謂之王迹所關亦不可也然則王迹其將在魯乎魯之勢似可以存王迹而其力則難支魯之慮在於不能存王迹而其道則可據然而隱桓以下知有盟主而不知有天王矣襄昭以下且知有強邦而不知有盟主矣周禮雖在國政巳非春秋依然也而於王迹則何補乎今日者乘與檮杌固巳在疑信參半之列而當夫珥筆伊始何莫非金匱石室合而成百二十國之寶書即魯之春秋亦奧在聞見與辭之閒而當夫勒賞之初固儼然青簡丹書直上補十有二公之闕典籍非孔子則乘也檮杌也春秋也不終莫能相勝也哉　吳清夫先生賢湘評云前半靈心妙腕三段議論縱橫顧定王迹尤徵老手

余五上公車惟辛酉科以迴避未入場前三科皆薦而不售第一

科爲乾隆乙卯房考胡果泉師克家　批曰文筆清嬌第二科爲嘉慶丙辰李石農師鑾宣　批曰格老氣清第三科爲己未吳壽庭師樹萱　批曰詞義清醇每次領囘落卷必呈先資政公公一日合而閱之笑曰功令以清眞雅正四字宣示藝林而汝文只得頭一字毋怪其三戰而三北也余不覺爽然若失迨壬戌科立意欲以詞藻見工又聞紀文達師爲總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於首藝竭力降格爲之中二比云古未有爲君而見疑於人者而艱貞崇難至文王始際其難夫受命改元之跡後世可斷其必無而陰行善政之疑當日幾無以自解則子民將嫉於震主懷保且指爲陰謀盡君之心而不克釋臣之憾斯固時事之未可輕言者也古未聞外臣而見忌於內者而毀謗叢生至文王始極其變夫崇侯之讒猶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忌忠臣將加之罪

國無補於聖明卽不加之罪亦何減於憂患竭臣之力而祗以彰君之非斯又聖人所不忍當此者也後二比云惻援款護之恐泯無私乃爲博愛之原蓋仁所從生文王實身入其中而深知其故其統斯民而被之者其先斯民而全之者耳視如傷者仁心不敢侮者仁政想當年勤勞多端惟此祥和無已之心雖至艱皆有以相忘所以洛西除刑之脉以嚮怡而感動天朝雍宮廟之交修主一實爲端其之本推敬所由立文王獨精於其體而妙於所施其臣節之無少虧者皆其聖功之無或間者也翼翼者敬之原祗祗者敬之實想當日危疑交迫惟此旦明不渝之志歷萬變而不離其宗所以汝墳憫亂之詠雖邦君而不忘王室本房韓湘帆師掄衡批云酣暢流麗典雅之章御無淸字始悟闈中風氣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余撫粵西時嘗三次監臨鄉闈其前後兩科首題皆有擬作闈中同事欲付梓於闈墨之前余亟止之自念數十年不作制義偶動見獵之喜且當博弈之用心亦如作古近體詩之隨事口占遇物寄興而已豈當遂以問世而兒輩讀而壽之謂固不必懸之國門亦當藏之家塾乃復錄附於此聊以誌一時之心力云爾丁酉科題爲子貢方人一章余擬作云務於人者恐疎於己賢之所以不如聖也蓋非賢且暇何以方人聖人之抑子貢即所以進之也且夫人己之閒有先後焉非必捐己而遺人也古之學者爲己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今之學者盡反此矣是聖人之所慮也試在鄉論之記子貢方人夫以子貢在聖門固不愧爲賢者也然聖者且不自聖矣賢者庸可自賢乎躬行有莫殫之功若之何其以方人爲事也且以賢者而方人不得謂非暇者也夫聖者且當有

天矣賢者不當希聖乎爾室有無窮之業務之何其以暇自居也然而子貢初何嘗以方人自命也汝與回之孰愈師與商之孰賢質證方服何莫非聖心所默契則但行其億中之素以益致其窮理之精其事雖存乎人其功仍歸諸己矣而旁觀者熟睹之則以爲子貢方人也云爾然而夫子亦未嘗直斥其方人也所造者非我之所期所行者轉形我之所紬敎學相長乃不覺瞠乎其後壓是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辭雖若褒之其實乃深警之矣而記者微窺之則謂爲子貢方人發也云爾故曰賜也賢乎哉以責人爲能也曰夫我則不暇以責己爲急也聖人詞不迫切而二者之緩急懸然賜亦可以返矣且由賜之賢推之其弊恐終於喪己由子之不暇推之其究亦可以成物聖人學無偏倚而二者之得失判然賜亦可以悟矣要之賜之賢特微辭也而子之

不暇則實境也未得則發憤忘食既得則樂以忘憂賜不知子子亦豈不自知乎暇於何有哉且賜之賢或非賜所敢居也而賜之暇則未必非賜所不居也學不厭則學之不暇誨不倦則誨之不暇矣且如是賜不當亦如是乎方人云乎哉嗚呼此賢之所以不如聖歟花曉亭方伯杰評云著墨無多而復筆筆清折儘有一部新闢壘中所未見到語此謂涵蓋羣言自記云此一則題解耳而於題中實理題外虛神頗能兼顧尚與於率爾操觚者

庚子科題爲仁者必有勇兩句余擬作云以仁決勇知聖人之不尚勇也蓋仁而無勇卽不得謂之仁勇而無仁則往往然矣觀仁者可以思矣自修者當知所從事矣且天下亦惟恃有仁者耳仁之爲道周天下而無閒仁之爲器卽舉天下而有餘此其中有本末焉執其末以爲本卽在是則並其本而亦非矣有如仁者之名斯世之所貴也乃或謂重道之任非强有力者

非能勝世安得有仁與勇兼者而後民物得以託命焉嗚呼此非惟不知仁也亦並不知勇矣蓋惟仁者無慾無慾則剛而無物足以屈之而仁者初不自知其莫屈也克復之緣方戰勝於隱微之內吾以爲非禮弗履之象非大壯不足以當之矣抑惟仁者至公至公則溥而無事足以禦之而仁者初不自信爲莫禦也施濟猶病方競惕於立達之難吾以爲吉凶同患之情非神武其孰與於此矣古之至仁者莫如堯舜而神武之謨不先於恭讓寬柔之德乃殷以剛强古史臣勤爲實錄必有以探其本矣仁之足以賅勇此其證也古之至仁者莫如湯文而敷奏之威已卜之優優之政赫斯之怒早蘊之翼翼之心古詩人善言德行必有以窺其微矣仁之足以生勇此又其證也若世之所稱爲勇者則不然矣姑無論善射盪舟之不足尚也其材足以屈羣力而自雄而其功不能

躋斯民於仁壽樹立非不宏達論世者斷爲假之也而匹夫之徒能疾視與不必言矣姑無論暴虎馮河之不足與也其力足以平兩間之大難而其道不足以俟百世之聖人聲施非不爛然論治者惜其無本也而吾竊之無所取材又其末者矣蓋仁者體也勇者用也體可藏用用不能藏體故雖同秉彝之好而剛毅祇可爲近仁仁者全也勇者偏也全可爲偏偏不能爲全故雖其達德之名而體仁必尊爲元善觀人者可以思矣自修者可以知所從事矣卞雅堂觀察斌評云詞義醇備筆力堅凝視前代金正希單句題文嘗又過之自記云自從學使論此題證以荀卿佐之兒輩疑其說因附會縱言更成此以示之未知有合否耳

道光乙酉科大兒逢辰登本省鄉薦第二名首題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次題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三題道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

之人得志澤加於民時余在淮海觀察任內聞報之曰孫寄圃節相以不得元爲惜余曰余籍長樂自前明迄我朝並無人領解者乾隆戊子科先資政公已擬元兩日而改作禮記經魁戊申科先伯父叶所公亦曾擬元而以後場違式擯落此或長樂縣運使然抑亦家運所關無足怪也旣而聞福建魁報乃知解元林怙瞻揚祖文實足以冠其軍逢見文首藝題已登雖有高華之象而沈實尚遜之惟其三藝則稱心而談言皆有物實非率爾操觚者所能辦兹全錄之存諸家塾以見高標亦尚非倖致也文云今以衆所屬望之躬一出焉而人不利賴者亦何貴此一出哉治術弗原於性術其被之也必不光逢時未足以濟時其持之也爲無本則雖驟登通顯而欲協和衆志以熙隆古人蓋難言之矣達不離道道者民之所由也曾是不離道者有不能興道以致治者乎夫

興道致治民之懸是望也固已久矣已溺已飢時慮一夫之不獲而事權未屬無如何也一旦名實既加則恃源以往當不至以迂疎鮮效者誤此蒼生爲國爲民早已經綸之在抱雖衡茅伏處未嘗忘也一旦天人交迫而藉手有權更何難以抱負宏深者慰茲衆志民不失望爲士者至此不謂之得志矣乎雖然不失者有所得之謂也士之所得在志於民何與焉間嘗觀今之遭時遇主者其初未嘗無抱道之量行道之心乃或嚴法以驅民顯背乎道者有矣或泥古以病民隱戾乎道者有矣卽不然以中庸自處以不擾處民於道有未盡卽於民無所加吾之所志謂何民之所望何藉矣矣所自慊者求志之實學斷不爲得志之厚期而當其時至事待澤者衆而慨望者稀而何曰吾不離道也是亦古之人之所事生則適如其分所應有夫文章可以華國而無補於痌瘝權謀

可以謂國而無關於康濟古之人知民者國之所由存乘時者惟所設施而待治者毫無裨益負國乎實負吾學耳澤在敘性命於以各正澤在富禮義亦所由生澤之所淪浹無非道之所充周在古人不過取懷而予彼民也則以爲有所加而已矣所可信者尙志之初心必不緣得志而有異而方其諫行言聽則遂若相與之甚深夫不出而圖吾君不仁而不可爲輕出而圖吾君不智又胡可蹈古之人知民者君之所與立當路者無所撓其權而承流者無所增於舊負君乎實負此心耳澤可大而庶類咸荷生成澤可久而奕禩猶沾樂利澤之所彌綸無非志之所推暨彼民也亦不過加願而償而古人則居然有所加而已矣同年朱詠齋曰此後兩比置之紫竹山房集中幾無以辨也

逢兒爲余述戊戌會試第一場在號舍中忽夢人語之曰君必隽

矣此科題中又有禮字君不記鄉試中式題係上好禮乎逢見初不之信笑應曰未必有此依様葫蘆其人咈然曰我言必信行必果誑君何爲題紙下自知之耳旣而題紙至則言必信二句也逢見大喜以爲佳兆果思如泉湧不移晷而首藝已成中後四比尤爲悱惻意其詞云蓋嘗自擘夫言僞而辨行僞而堅之足以動衆也卽語之出身加民之本發邇見遠之原幾不知爲何物苟非深持乎素志游移兩可其心將日放焉而不自知惟本此獨見之明斷不使當爲之信果稍鄰於遷就覺言行或有因時而異信果不必擇地而施卽此一言之信也吾將奉以終身矣卽此一行之果也吾將通於萬事矣又嘗賾覽夫言爲世法行爲世則之莫之或知也而惟此爾詐我虞之風怠惰偷安之習幾相視爲固然苟非力挽乎頹波相率效尤其勢將日加焉而不能已惟率此所持之定

斷不使吾身之言行與世爲委蛇覺有一日不値言行之時必無一日不存信果之意世莫予知吾固守此言行而不悔矣世或予知吾將出此言行以相證矣此言必信行必果者之心也苟其本謹原之深心以維持乎風化其信固可以絕欺而戒妄其果亦可以起懦而廉頑轉移其有權乎安見三代以下之人必不可與幾乎道或能破拘牵之習見以廣大其規模信以立其是非之準而義可通果以奮其振作之機而德可育變化爲甚捷耳要在中人以下之氣質不可以進於中甫出場卽以稿質之林岵瞻果亦擊賞以爲中兩比全在言行本人身上極力發揮兩必字而於題分仍毫不溢下風簷中具此手眼已是必售之機況又加之以夢兆乎及榜發寂然卷亦未薦岵瞻曰此文不售奇矣此夢無端不更奇乎後逢兒以辛丑科中式題爲約我以禮回憶前夢乃不驗而

驗又一奇矣

制義叢話卷之二十一